

大眾文藝出版社

上

掌握命运

吴祖光◎著

吴祖光（1917~2003），本世纪中国在国际上影响最大、最著名、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化人之一。江苏常州人。著名学者、戏剧家、书法家。曾在香港电影界任编导，是香港文化界和电影界的先导者。曾任中国剧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青年读本

肯尼迪题



青年读本

C52
14P/1

掌握命运

吴祖光 著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掌握命运/吴祖光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4

(青年读本)

ISBN 7-80094-968-0

I. 掌…

II. 吴…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1621 号

丛书主编:邓九平

策 划:张家勋

掌握命运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1 字数 364 千字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94-968-0/I·502

定 价:90.00 元(上中下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青
年
刊
本

目 录

记人篇

周公遗爱 程派千秋	
——追记拍摄电影《荒山泪》	3
曾经有过这样一位总理	
——为重演话剧《风雪夜归人》作	17
梅、周大师百岁感言	25
怀念老舍先生	32
怀念程砚秋先生	
——《御霜实录》序	44
怀念侯喜瑞先生	47
“哲人其萎”	
——悼聂绀弩	49
三十七载因缘	
——小记丁聪兄	55
哭赵丹	64

掌握自己的命运

——与曹禺病榻谈心 66

“天下何人不识君”

——悼念田汉同志 72

迟来的悼念

——陈白尘不朽 77

讨人欢喜

——怀念画家张正宇 83

“秦娘美”

——记秦怡 88

我不能忘记的一个演员 95

亲情篇

父亲的画 103

怀念父亲 109

自疚 116

请母亲饶恕我 122

写了四百万字的新凤霞 140

训子篇 146

女儿篇

——为香港《文汇报》创刊十四周年而作 158

青
下
刻
本

叙事篇

寒夜思家	167
偷钱	169
溜冰的故事	173
梦见紫荆树开花	175
我唱过一首主题歌	179
东安市场怀旧记	184
胡同生涯	202
十月纪事	208
欠账	211
三十年书怀	216
我的冬天太长了	222
半夜摔跤记	224
我的自行车	230
骑车小记	233
撞车记	236
五次票戏记	243

随笔篇

睡与梦	261
谈吃	266



目
录

喜雨	271
艺术拼盘	278
春来	283
乌龟的活	288
承德蝓蝓闹夜记	290
脚踏实地	
——美丽的绣花鞋	297
球缘	301
“蜕”辩	
——读报偶记	304
右辩	307
戏剧化丹青	
——为《董辰生京剧人物画集》而作	313
说说京剧的魅力	
——张火丁和张火千	317
不要仗势欺人	
——说说京剧《三打陶三春》的社会意义	321
“大锅饭”出不来程砚秋	328
看话剧《捉刀人》所感	332
话说《沁园春·雪》	334
“何以至今心愈小 只因已往事皆非”	
——记陈洪绶七言联	339
说说新星小穆宇	344

光芒四射的汤显祖	349
----------------	-----

爱国主义万岁

——说说《三关宴》	352
-----------------	-----

游记篇

万里长城断想	365
--------------	-----

北京的天桥	372
-------------	-----

雍和宫的春天	380
--------------	-----

天津颂	386
-----------	-----

长岛观日出记	389
--------------	-----

寻春小记	395
------------	-----

雾里峨眉	403
------------	-----

情系杭州	415
------------	-----

“苏杭菜”白卷	419
---------------	-----

欧陆风情	423
------------	-----

文化篇

中国戏曲是世界第一流的艺术	471
---------------------	-----

电影从业十年	477
--------------	-----

从《凤凰城》到《踏遍青山》

——漫谈学艺经过	534
----------------	-----

序跋篇

《吴景洲先生捐赠文物集》序言	555
《夏衍传》序	563
《新风霞回忆录》后记	569
《闯江湖》后记	576
《枕下诗》自序	585
《吴钢戏曲摄影集》后记	588

附录文

朱艺圃前——蔡其哲呈曲致函中	171
平十业从通串	173
《山青柳醒》致《湖风月》尺	177
长恩芳孝弟第——	183

记人篇

青
年
刊
本

周公遗爱 程派千秋

——追记拍摄电影《荒山泪》

好事说来有万千，周公遗爱在人间；伤时一曲
《荒山泪》，立雪程门代代传。

提笔写这篇小文的时候，忍不住心底的隐隐酸痛。日月如流，时光老去，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目前，而当年的人，祖国的、甚至是世界的精英，却已经离开我们，不再回来。

1954年秋，一天，我和凤霞应邀到周总理家里做客。被邀请的还有老舍先生和夫人胡絮青、曹禹同志和夫人邓泽生。总理和邓大姐高兴地接待我们，请我们吃螃蟹。

看到总理和邓大姐总是非常教人喜欢的。总理问我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我回答说从去年接受了拍摄《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影片的任务，目前正在做一系列的筹备工作，预定要到1955年才能着手拍摄。总理详细询问了拍摄方案和五个剧目的情况，然后说了一句：“咳！可惜！”我问总理“可惜”什么，总理说：“可惜程砚秋不能拍电影了。”



周
公
遗
爱

程
派
千
秋

我又问总理为什么程先生不能拍电影，总理说程砚秋的体型这样胖大，连舞台都不能上了，怎么拍电影？我对总理说，胖大和瘦小都是比较而言，程固然胖大，但是假如比程更胖大的人和程站在一起，程就会显得瘦小；假如把布景放大，道具放大，对比之下程也会显得瘦小些；尤其是电影，最能“弄虚作假”，可以解决在舞台上克服不了的困难。总理听我说了这些，高兴得笑了起来，对我说：“在延安的时候，我们对京剧的爱好也有两派：梅派和程派。”我问总理是哪一派，总理很认真地回答说：“我是程派。”

我从1947年秋天在香港从事电影导演的职业，到1955年已经有八年了。经过八年工作的实践，我早已自我感觉不能胜任电影导演这个繁重的工作。因此早在接受导演梅片之前，我便向电影局领导恳切说明了自己的苦衷，要求今后只作专业的编剧，不再担任导演的工作了，由于我多次请求，得到了允许。1955年冬天，看到了梅片的最后完成片，经过文化部审查通过，我深为从此摆脱了电影导演的工作而庆幸。我怀着十分轻松的心情回家，睡了一宿好觉。但是第二天一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兼代北影厂长钱筱璋同志打来的。他说有要紧事，要我马上到厂里去一下。我赶到厂里，筱璋让我坐下，笑着对我说：“找你来是要你接受一个新的任务，再拍一部电影……”还没有听完这句话我就急了。我说：“领导上早就同意我不再做导演了，我决不会再接受导演任务

青
年
年
代

了。”筱璋说：“这部戏的任务你必须接受。这任务是总理交下来的，让你导演也是总理指定的。”我愣住了，问筱璋是什么任务，筱璋说“导演一部程砚秋的戏。”这一下真把我吓住了。我说：“程先生的体型这么胖这么大！这部戏你让我怎么拍？”筱璋说：“昨天总理交任务的时候我也向总理提出程的体型问题，但是总理对我说，让我们选择比程更高大的配角演员，作大尺寸的布景道具，电影是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这让我没话说了。这原是一年多以前我对总理说过的话，如今我能有什么理由不接这个任务呢？接着筱璋告诉我，总理对此还作了更加具体的指示：这部电影不要照梅片那样拍几个剧目，而是只拍一个节目，但是要进行一些加工；希望通过这一个节目，把程在唱、念、做各方面的长处都表现出来。敬爱的总理是这样细致周到、认真负责地热爱和扶持戏剧艺术，使我内心只有感动。我以极为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新的任务。

按照总理的指示，我去拜访了程砚秋先生。使我又一次感到意外的是总理已经在这之前对程先生做了工作，关于程自己也早已苦恼着的体型问题，总理也作了一些说服，已经用不着我再说什么了。因此我们立即谈到剧目选择的问题，考虑到总理要求通过一个剧目来概括程的多方面的成就，程首先提出的是他自己认为最理想的《锁麟囊》。

《锁麟囊》的主题宣传善有善报。一个阔小姐由于一时发了善心，帮助了一个贫穷的姑娘，穷姑娘因而致富。后



周公遗爱
程派千秋

来由于遭了天灾，阔小姐飘泊无依变成了穷人，却遇到过去受过她的恩惠、由穷变富的姑娘的搭救而全家团圆。故事本身原也合情合理，离合悲欢各有其趣，但是这样的情节，显然是宣扬“阶级调和论”，将会是不易被允许的，甚至连修改的可能也不存在。我们一起研究的结果，程先生也认为这不合乎当前的道德标准，只得忍痛割爱。最后决定了拍摄程的另一代表作，以祈祷和平反对战争为主题的剧目《荒山泪》。

由于《荒山泪》剧本比较简单和粗糙，这样也就正符合总理的指示，给了我们加工、充实、修改的余地。北京电影制片厂召开了艺术委员会，研究了剧本的内容与结构，拟定了修改方案。

程先生同意我们的方案，商定由我执笔改写。使我至今印象极深的是，在我动笔之前他再三嘱咐我，要我在写唱词时不要受到任何格律的限制，希望我多写长短参差的句子。他说：“你怎么写，我怎么唱；你写什么，我唱什么；你的唱词越别致，我的唱腔也就越别致。”后来的实践证明程先生的保证，证明了程不但是一个歌唱家，而且是一个极为高明的作曲家。由于时间急迫，我改写剧本只用了不到半个月时间，改动的地方相当多，改好一场送一场给他，他立即进行唱腔的谱写。剧本改完的第二天，他的创腔工作也全部完毕，而且已经和乐队一起合乐唱出来了。正如他所说，我写的唱词他未做一字的修改，的确做



到“我写什么，他唱什么”。据我了解，已故的另一位号称“通天教主”的京剧大师王瑶卿先生，也有同样的本领。前辈演员在音乐作曲方面的高度才能将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的典范。

说到“别致”，程先生的创作方式也是够别致的。程在西城报子胡同的住宅是有三重院落的一所大房子，他家人口不多，空着的大房间不少；连接书房的客厅也很宽敞，但是他却选择了一间小小的餐厅作他唱腔和身段的排练场所。餐厅当中摆着一张餐台，他把餐台移到房间角落里，靠着餐台的另一角摆上几把椅凳，一个六七个人的乐队拥挤着坐在一起，剩下的不到半间房子也就是两张餐桌的大小，程先生就在这个极其局促的小天地里设计和排练主角张慧珠的全部身段。他自己是这部戏的主角，又是导演、作曲，并且指挥整个的乐队，一下鼓、一记锣，都要听从他的调度。在这么狭窄的角落里排练身段地位，使我实在暗中惊奇，到几天之后看到惟一的一场内部彩排时，便由惊奇转为叹服。舞台上程的表演，静时如止水，疾时如旋风，扣人心弦的悲愁怨苦全是从那个小小房间里的“原地踏步”放大出来的，这真教人觉得不可思议。

从剧本改写排练完成，总共只不过用了二十天时间。1956年3月30日在北影演员剧团礼堂彩排演出了一场，程先生表演艺术的光辉在这里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可惜的是那天的观众除去北影厂的工作人员及家

属之外，没有什么其他文艺界人士。我只记得由于极为偶然的情况，我邀请了三位同志来看戏，即阎宝航、孙维世和金山同志；三人之中宝航和维世均成古人，尤令人感慨系之。虽然在这以前程早已表示他决定“退休”，结束他的“舞台生涯”，但是看过这场演出的人都被他的独具一格、富有高度艺术魅力、荡气回肠的程腔，以及他的特别富有表现能力、千姿百态的水袖功夫，脸上的悲楚感人的表情，变化多端的优美身段所征服了。不少人不约而同地希望他不要终止他的舞台生活，认为他在舞台上的生命力还正处在充沛饱满的阶段，他的表演艺术也正是处于炉火纯青之时。但是事实上这一次却正是程砚秋一生中的最后一场的告别演出。两年之后，即1958年，程砚秋先生便一病不起，离开了人间。

在《荒山泪》影片开始筹备时，曾发生过一次十分出我意外的事情：已故的音乐家盛家伦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并且同住在一个院落里。一天他来到我家，告诉我程砚秋先生刚去过他那里，目的是了解吴祖光的情况，吴的为人如何？会不会真心诚意、毫无恶意地从事这一拍摄工作？由于他对盛家伦的信任，因此当盛向他保证吴的诚信时，程才满意地告辞去了。在这以后，程也向我提出过一次类似性质的问题，即是我们摄制组担任录音工作的同志出身于“梨园世家”，但是与程不属于一个派系，程怀疑他会不认真地工作而致影响录音的质量。我告诉程先生，录音的质